

六、小乔集最后一战 赵完若受辱辞官

1948年9月下旬，郑州驻军孙元良兵团东调徐州。由新乡、安阳等地保安团队扩编起来的李振清的新编国民党四十军接守郑州防务，李振清为了虚张势力，派出一个搜索营，配合驻扎在新郑、郑州交界处小乔的长葛自卫总队到新郑县城进行一次所谓“扫荡”。赵完若为了打气壮胆也乐意奉陪，因此在出发前赵完若集合自卫总队进行打气训话，吹了顿大牛，说什么“今天配合国军进行扫荡，有国军撑腰不要怕，要大胆勇敢，谁抓到共军有赏，谁也不能装孬种，谁要是装了孬种，就要被赶出郑州，不准在郑州地界吃饭”云云。这次所谓的“扫荡”，张牙舞爪地进新郑城转了一圈，除骚扰老百姓外无一收获。中午强迫城中居民派饭，吃后即返回郑州方向，下午五时左右回到原驻地小乔宿营。正在乱嘈嘈的向老百姓派饭要被褥、柴草时，突然由西南方向啪啪几声枪响，解放军从天而降（估计仍是中野九纵秦基伟部及五分区部队，当时这个部队正在准备解放郑州作情况侦察工作），从西南两个方向向自卫总队总部和搜索营驻地包围而来。（东南面村上驻的张惠民机动大队未受攻击），搜索营仓惶应战，边战边退，撤至小乔镇西北角起伏地，利用地沟沿进行顽抗。而自卫总队全部放羊、乱窜，无人指挥。我们班和分队跑至村寨北边我见搜索营长一手执刀，一手拉住赵完若的右臂连声吼叫着，“指挥你的部队！”。赵完若张着大嘴气喘吁吁不敢开腔。这时张殿卿恰也来到，喊乱跑的一中队士兵，占领民房还击抵抗。这时搜索营长放下赵完若指挥自己的部队去了，赵完若乘机上马带着亲随向北逃去。张殿卿为了保护讨好上司，也为了逃离险境，头一摆说声“走”，带着自己一中队随赵马后向北去。这时天已麻黑，枪声也稀下来，可能是解放军已完成袭击任务而转移走了。北逃约十多华里在郑州城南十八里河停下来收拢自己总队，各大队也陆续来到此宿营，但未见搜索营。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驻郑四十军来一姓李的师长，在搜索营长陪同下到自卫总队作安慰工作。赵完若因他不叫大家装孬种，而自己却装了孬种，打了败仗，又被搜索营长执刀逼战丢了人，羞辱惊恐得再也不好意思去见四十军师长及搜索营长，委托张惠民、谷耀宗指挥领导部队和接待四十军来客。自己装病到郑州去了，也再没回自卫机动总队。至此外来掌大权实权的军官在自卫总队销声匿迹，已彻底淘汰清除了。由谷耀宗指挥集合部队请李师长讲话，搜索营长表情非常骄横，跟在师长后边，姓李的师长先同站在前列的排以上军官一一握手表示安慰。（队形是讲话队形）当走到张殿卿中队三分队队长吴中义面前时，问及是内黄县同乡时，还长时间紧握而大笑，表达乡

亲感情。对部队的讲话，大意是“昨天李营长没把弟兄们照顾好，让大家受惊了，对不起大家弟兄们，今后一定要照顾好大家，让弟兄们在这里很好的休息。共军被我们打跑了，大家不要再害怕了，要安心的休息，有机会我再来看望大家……。”这位师长讲了些不吃盐的扯淡话后，没精打彩地离开了保三团，但保三团也没人相信他的狗屁话。

七、张团长走马上任，率众起义回长葛

1948年9月27日，保三团留下的最后一位外来反动军官赵完若，在配合国民党在郑州留守的最后一支军队——新编四十军作最后垂死挣扎的所谓“新郑扫荡”中，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和四十军某营长执刀逼战的羞辱后，羞怒交加无地自容地病倒溜回郑州。从此外来的反动军官一个个都灰溜溜地逃离了保三团。这时的保三团处于南有解放军压境，北又不能进郑州，内又群龙无首，离豫皖苏五分区远，一时又得不到党的指示，不敢贸然行事。因郑州还有国民党军队和摇摇欲坠的国民党郑州专署，及国民党长葛县政府也在郑州，故不敢贸然行动。

1948年9月30日即赵完若离开的第三天上午，躲藏在郑州的国民党长葛县党部书记长杨景贤，委托长葛县三青团主任陈俊明到保三团，由谷耀宗指挥集合部队。陈俊明宣布，李乐安、赵完若因事辞职，由杨景贤接任县长，经郑州专署同意任命张惠民为保三团的团长，谷耀宗为副团长，并将保三团印玺交给张惠民。下属四个大队，原自卫大队为第一大队，张殿卿任大队长；原机动一大队为第二大队由中队长张益民升任大队长；原机动二大队为三大队，由杨德任大队长；跟随保三团的原鄢陵、尉氏、洧川、新郑、许昌、禹县等县的自卫队的残余人员编为第四大队，由原鄢陵自卫团长洪运亭任大队长。国民党郑州专署及国民党长葛县党部，作出的这一决定，主要是他们认为张惠民是冯玉祥部老团长，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同时在拉锯战中，张惠民给李乐安、赵完若出过“解放军来了，我们就走，解放军走了我们再回来”的保存实力的好计谋，因此认为张惠民是忠于国民党可靠的人。而杨德、张殿卿之流，虽忠于他们，但军事上一窍不通，无指挥能力。所以只有张惠民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张惠民为他们卖命，孤注一掷，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而已。然而他们这一决定的事实结果，正同共产党解放军争取保三团起义的谋略不谋而合，这也是历史的安排吧！

这时保三团的官兵会怎么想呢？外来军官都滚蛋了、张惠民当了团长，都是咱长葛人了，这样以来我们就心中总是有自己人的暖肚心思，所以心头的压力轻松了很多。但是当时保三团是处以有家难归、无处可依的困境。

长葛已第三次解放了，并已成巩固稳定的解放区了。（1947年12月13日和1948年4月11日的前两次解放是拉锯形势）而保三团还在同解放军为敌进行顽抗，怎么能回长葛老家呢？依靠国民党郑州军事力量继续顽抗吧，自九月下旬济南解放后，国民党战局形势急转直下，郑州国民党主力军孙元良兵团东调徐州，现驻郑州的新编四十军根本无战斗力。同时解放军中野刘邓部队的一、三、九三个纵队的兵力正在作解放郑州的准备工作，国民党在郑州的李振清四十军自身也朝夕难保。同时保三团既不能进郑州城，也无法在城外躲藏了，城外十里左右都有解放军。在此情况下保三团还能依靠国民党军苟延残喘吗？在郑州城外还有躲藏混饭吃的地方吗？这一切均不可指望和依靠。有利的条件是掌人权的反动军官都滚蛋了，现在掌握大权的是长葛有名声的老冯的旧部张惠民了，冯玉祥是爱国将领，人所皆知，而他的老部下也肯定会有办法，下一步棋如何走，大家都从内心盼望张惠民团长有所行动。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既忧虑前途渺茫，但也听到被俘的士兵回来讲解放军的政策，也看到社会上解放军的很多标语宣传和听到老百姓讲共产党解放军如何好。因此心中也有个念头，只有起义真诚跟共产党解放军走才有出路。就是那些少数沾有老百姓血的恶霸军官，在长葛国民党也靠不住了，也考虑自己的老家老婆孩子，此时此刻也别无出路和办法，只有跟着张团长走，听从团长的指挥了。此时也正如豫皖苏五军分区给张惠民团长信中所指示的那样，时机已经成熟，应作起义准备工作。

张惠民团长接任后，对部队经过整顿调整组织人员后，即将部队拉到郑州东北的祭城休整。这个时期张惠民团长同解放军豫皖苏五军分区已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指示。根据分区指示，于10月13日午夜冒雨将部队由祭城向东拉至中牟县城西面的白沙镇。当时白沙镇是个土寨，在新黄河（黄泛）的堤边上，北边是黄河大堤，东、西、南三面是茫茫黄沙和枣林。街市萧条居民贫困，当晚到达白沙镇，找住房派饭吃都很困难。天黑雨大，士兵们有些茫然无知，悲观失望，心想天哪！住这里怎么办，怎么能活下去呀？！广大士兵哪里会知道，张惠民团长让大家来这个穷地方，也正是为大家的光明前途在运筹着。10月14日，也就是来白沙的第二天，天仍下着雨，中队以上军官在团部开了一天会，下午约四点左右，我在东门带班放哨（正东门寨墙上），这时见杨德带一马弁冒着小雨出东门而去。马弁在枣林中夺取农民手中一把雨伞给杨德遮雨。我下岗吃饭时，听说中队长开会尚未结束，刚吃罢晚饭，中队部传令兵通知班排长到中队部开紧急会议。大家到齐后，张殿卿大队长面带笑容，第一句话就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都鸦

雀无声地聆听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中队长接着说：“我们已转危为安了，张惠民团长同八路军已接上了头，我们起义投靠八路军去（当时我们称解放军都叫八路军）。这里北是黄河，开封、郑州都还有中央军，郑州、开封可能也很快被八路占领，打起仗来我们被夹在这中间不安全。现在长葛已解放，因此，团长命令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回长葛去，大家回去作好准备……。”

我们回到班里向士兵们传达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士兵们顿时兴高采烈，欢蹦乱跳地活跃起来。互相拥抱着呼喊：“我们是九路军啦”（意为八路军的弟弟）。大家也不睡觉了，七言八语地说个不停，今后有办法了，张团长真行，能跟解放军挂上，我们再不跟着赵完若到处跑着要饭吃了，也不再为老蒋这个狗日的卖命啦，有机会可以请个假回家看看了”等等。直谈到深夜才睡觉。

1948年10月15日黎明，部队便在白沙镇南门外空地上集合待命。张惠民团长到达后立刻就命令张殿卿大队为前卫营，张又以一中队为尖兵连，一分队为尖兵排，我们一班为斥候班。在出发前张殿卿将分队长李清堂和我介绍给团长张惠民，团长当即向我们指示说：“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直接回长葛城（现老城），路上如遇解放军不准开枪打，要照常行军。如解放军发问或开枪打时也不准还击，向对方说明我们是豫皖苏五军分区司令员王发祥的队伍，就说团长是我张惠民。”我们接受任务后，向团长敬礼告别，带着团部找来的向导，及时出发了。我们沿着中牟、尉氏、新郑三县交界往长葛县城方向进发。约下午三点左右行至长葛境内的和尚杨寨（又名凤岗寨）以北约一华里处，前方来一便衣侦察对我说，前边寨上有解放军的便衣部队，请注意。我立即向分队长李清堂报告，李一面叫往后传，一面叫我继续前进，但要警惕。此时我边走边想着出发时张团长嘱咐的话，“不准开枪，我们是五分区王发祥的队伍……”真的遇到了解放军了该如何对答。待行至寨北门时，不见有人，我想他们是否走了，或是到寨里边去了。我正在思念对策时，突然我左右方沙岗上“啪”一声枪响，我立即进寨上了寨墙，沿东边寨墙继续前进。后边部队都上了东边沙岗上，我们尖兵斥候班也出东门上了沙岗。部队已在沙岗上停下休息。乱哄哄围着十几个便衣牵一匹枣红马，经张团长问话，方知是洧川的一个区队，便客气地说对不起是误会。张殿卿命我们尖兵顺岗南下继续前进，走不远下了岗走大道，约下午五时左右到达长葛城北双洎河边的五道口村，停止休息。张团长派便衣进城，了解解放军在城内有无部队时，便召集各中队长分配了驻扎防地范围。侦察人员汇

报城内无解放军驻军后，部队便陆续进城进入各自驻地。我们一中队仍驻西门和小南门，团部住老商会。16日我们在长葛城内（老城）驻了一天，大家都洗衣，擦枪，或休息。此时街上也传说，和尚桥有解放军大部队正在向北开，是准备解放郑州的。我们也想解放军好勇好快呀，我们刚离开郑州，他们就去打郑州，要是我们不起义或晚起义，仍在郑州那多危险哪。由此从心眼里更佩服张惠民团长有见识，识时务。我们起义是走对了。

八、鄢陵城欢声雷震，迎接张团长荣归

1948年10月17日上午，我们正在城内驻地休息，议论着起义后的喜悦。中队部传令兵传达团部命令，现在和尚桥有解放军大部队，正向北开进要解放郑州了。但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怕发生误会，分区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把部队开到分区所在地鄢陵，以保安全，各中队作好准备下午出发。中午饭后约二时部队到大南关集合向东出发，约下午四时多到达古桥镇宿营休息。18日上午早饭后，部队在古桥镇南边打麦场上集合。这时有两位头戴黑色八角帽，身穿黑色制服大衣的人，在部队人群中往来走动（这时部队尚未站队集合而是一团团的乱站着），面带笑容这里走走，那里看看，还不时地向人群点头打招呼。士兵们小声传说这两位是解放军的代表，顿时很多士兵都围拢来看稀奇。并互相谈论着，过去国民党把解放军形容成“凶神恶煞”样的恶人，现在看来都是和善的文明人嘛，国民党全是恶意诽谤好人。约8时左右，张团长来了，先同两位解放军代表打了招呼，即命部队集合，由谷耀宗副团长指挥集成讲话队形。然后张团长站在石礅上讲话，他首先向部队介绍了解放军代表说，这两位是军分区派到我团的军代表，指着高个白面孔方脸大眼，年龄较长者说，这位是芮文彩（芮培华）同志。指着中等个面孔较瘦年纪较轻的说，这位是梅书才同志。接着向部队大声说，我们之所以能有走上革命道路的今天，全是芮、梅二同志受分区党委和领导的委托，给我们往来穿针引线、搭桥联系的结果。周围各县自卫团都被解放军消灭了，唯有我们被保存下来，也是芮、梅二同志同解放军各部队联系安排的功劳，我们应向这二位同志表示感谢和欢迎。（1949年3月部队南下过江时，芮培华任一四四团军械股长，到四川，50年建设南三县时任段永县财粮科长，53年三反时受批评后调泸州军分区司令部工作。梅书才任一四四团政治处宣传员，到四川后任团部后勤管理员）。接着张团长又说，过去这一年多来，我们为国民党卖命，跟着他们到处流窜，无家可归，无吃无穿，吃尽了苦头。共产党和分区首长很关心和爱护我们，派芮、梅二同志各方联系做工作，把我们这支部队保存下来，不消灭并引导我们走上光明的革

命道路。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国民党的郑州保三团了，再也不为国民党蒋介石卖命了，我们已光荣起义参加解放军走上革命道路了，站在人民一边了。军分区首长都很相信我们，关怀我们，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现在解放军大部队经和尚桥北上，去解放郑州了，不久长江以北都要解放了。分区首长很关心我们，怕在长葛因大部队不了解我们发生误会，指示我们到分区所在地鄢陵城去。分区首长及解放军部队都正在等待我们，迎接欢迎我们的，大家把服装整理一下，部队行军要整齐要有精神，作为同解放军的见面礼，现在准备出发。

1948年10月18日上午约11时左右，起义部队到达鄢陵城北门外，张惠民团长等领导距城一里多路即下马步行。分区司令员王剑清，政委王其梅，副司令员王发祥，参谋长路跃林，政治部主任王洪川以及中州学院院长路岩岑，校务主任张哲宇等领导都亲自出城迎接，并一一同张惠民、谷耀宗、顾呈祥（原长葛县民政科长）等握手表示慰问和欢迎。欢迎场面十分壮观。从城外到城里足足有五华里长的欢迎人群，最前一段是英姿威武的解放军部队、轻重机枪、步枪，各类炮兵等分段排队，队列整齐，庄严威武，接着是分区机关干部及中州学院的师生。都穿着整洁的黑色制服，头戴黑色八角帽；进入城里，鄢陵城内居民群众及各小学的师生，都穿着如过年一样的五颜六色的新衣服。欢迎的队伍人人都手执各种颜色的小纸旗，有领导有节奏地高呼着欢迎口号。这时我们起义的队伍都是左肩扛枪，整齐缓步而行，但没穿军装，都穿着破烂的杂色便衣。我们进城，每走一段都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与口号声交织一起响彻云霄。欢迎，欢迎！欢迎张团长率队归来！欢迎长葛保安团光荣起义！欢迎起义的官兵们！起义是最光荣！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同时还有解放军、分区机关、居民群众和其他服务人员不断地向我们手里送茶水，以表示慰问。当我们看到和享受到这样庄重热烈的欢迎场面，都万分激动，大部分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低下了头，既高兴又羞愧，更自恨。高兴是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受到如此庄重的欢迎和荣誉。羞愧的是过去对不起人民，不该同解放军对抗。悔恨起义来迟了，流泪是高兴是激动。

进城欢迎仪式举行后，时间已过中午，部队开进中州学院的大院内，以中队为单位集合坐下休息。此时解放军战士、机关干部、中州学院的同学，都纷纷给起义官兵送来洗脸水、茶水及香烟。紧接着抬来一筐筐的白面热蒸馍及送来一盆盆热香的猪肉、豆腐、粉条菜。在国民党军队军官克扣军

饷，当兵一日两餐从未吃饱过。尤其自卫总队编到三团一年多来过着流窜流亡讨饭生活，受尽了挨饿之苦。今天到了解放区受如此的欢迎和优待，吃这样丰盛的饭菜，真是过的天堂生活啊！我们在中州学院住了十二天，每日三餐均是如此。上午由中州学院的师生以连为单位，集合教我们学唱解放军的革命歌曲，或讲述全国各地的解放军打胜仗的好消息。下午游戏或学跳秧歌舞，晚上全团集合看分区文工团的慰问演出。

九、保三团接受改编，光荣加入解放军。

1948年10月25日，是保安团全体起义人员难忘的一天。这天晚上分区机关及驻军部队同起义部队都集合一起看分区文工团演出。在首长讲话及演出之前，所有部队都唱歌和拉歌子，只有起义部队哑巴式的冷冷清清地闷坐着，因不会唱歌，虽学了几首革命歌曲，但不熟练不习惯不敢唱。这时同起义部队并排坐着的解放军自己唱了几首歌曲后，指挥唱歌的人以挑战式的高声动员他的部队说：“请独立支队老大哥来一个好不好？”解放军部队便齐应声说“好！”接着就高声齐喊“独立支队来一个”连喊数声，起义部队无任何反应，因为不知道是喊谁的。这时解放军指挥唱歌人就领头用手指着起义部队高喊“独立支队老大哥你们睡着了？”这时起义部队才领悟到，独立支队是喊我们的，叫我们唱歌的，但又不会唱不敢唱，只有鼓掌谢绝了，但大家小声嘀咕开了，怎么我们改名叫解放军的独立支队了？

不一会，张惠民团长等人陪着分区首长上台讲话了，第一个讲话的是军分区政委王其梅，他讲了全国各地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在讲到河南中原的解放战争形势时说，我们中原野战军（刘邓部队）10月22日解放郑州，10月24日即昨天开封再度解放，至此平汉、陇海两铁路中原大动脉的枢纽全掌握在我军手中。强调指出过去我们的机关是背着背包办公、随时准备着走，现在我们要坐下来挂起牌子办公了。特别指出：长葛保安团此时起义是明智的，你们走对了，你们走上了光明的革命大道。并对起义部队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接着军分区王发祥副司令员讲了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并郑重宣布：经豫皖苏军区批准，原长葛保安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第五军分区独立支队。此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时在场的解放军部队也高声喊起“欢迎独立支队老大哥！向独立支队学习！”的口号。分区首长的讲话及庄严郑重的宣布，对起义部队官兵的鼓舞和感动很大，很多人都流着泪哭出了声。接着张惠民团长及顾呈样讲话，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军分区领导的信任和关怀，代表全体起义官兵表示感谢，并表示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领导讲话后，分区文工团进行庆祝和慰

问演出。

在这热烈非凡而又庄严的场合，起义官兵们都感到无尚的光荣和幸福。因为自己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家庭的一员了。演完散会回驻地休息，直至熄灯后还是心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眠，因为这个时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

十、党的改造旧军队政策大显威力

1948年11月1日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转化为人民的军队，分区领导对独立支队的班以上干部作了调整。原有的班以上干部调军分区军政干校学习，由分区直属机关部队及28团抽调了部分干部到独立支队任班排连营干部，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改造教育工作。原班以上干部于11月1日上午向新来的干部介绍交待了部队情况后，到鄱陵城西门里一个机关大院集合。院中搭了布棚，棚下摆了几排桌子，桌面上铺有布单，上面摆着香烟、茶壶、茶杯及糖果、花生、瓜籽等。分区机关干部作招待员，招呼大家就座，倒上茶让大家喝茶吃糖果等。不一会张惠民团长陪同分区政委王其梅、副司令员王发祥到了会场向大家作了介绍，政委、司令员招呼大家喝茶吃糖果并笑着说，随便点，不要拘束。然后就座叫大家边吃喝边听讲话。先是王其梅政委从战争形势、起义政策、干部政策讲到干部学习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了两种军队的不同性质、不同的官兵关系、不同的带兵方法。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不断壮大，需要大量有军事才能和政治成熟的干部人才。赞扬大家在军事上都很熟练，但指出大家对解放军的性质、任务、作风、官兵关系、带兵方法和军民关系的认识和作法上都是缺乏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关系是主仆关系，带兵方法是打骂训斥惩罚。而解放军的官兵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不打不骂，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利益至上，爱护人民，保卫人民，同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而国民党军队是打骂欺负危害老百姓的，同人民群众是对立的关系，因此，老百姓一见军队就跑。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使大家将来能成为一名好的优秀指挥员，因此，必须脱离部队，到军政干校去学习一个时期。

接着，王发祥副司令员宣布，排以上军官学习不带武器，现有手枪一律由分区后勤部暂为保管，毕业后到部队工作时按需要佩带武器，并单独编一个中队学习。班级干部每人携带步枪一支，子弹150发，到干校后，由校部分配各中队学习。最后由张惠民支队长讲了对大家学习希望的话。首长们讲话后，大家举行了简要的座谈，主要表示感谢首长的关怀和如何积极认真地学习等。下午三点多，由几位分区机关干部领路向鄱陵城西三民村（也叫

陈家花园) 分区军政干校驻地出发。五时许, 天将黑前到达干校, 因事先已确定了所去的中队, 由领路干部直领各中队排以上军官, 去校部东南一个寨子内, 单独的军官中队叫三中队。我们原一中队的班长编入校部西边的一中队, 其他分别编入二、四、五中队。分配后, 在各自的中队吃晚饭, 中队发了灰色新棉军装, 八角灰色军帽, 黄布棉被及扎腰皮带, 灰色布饭包袋等。我被分到一中队一分队三班, 二班长张毓华分到二分队, 三班长史长友分到三分队。到班后班里还开了欢迎会, 互相介绍各自的名字, 热烈鼓掌欢迎, 老班长给我们倒茶, 倒水洗脚, 安排铺位睡觉等, 十分的热情。我们班长张孝德是山东莱芜县人 (后来到西南时当了我们的 144 团营长及团参谋长)。第二天即 11 月 2 日休息一天, 由老同志引着参观了全校各处并介绍了干校概况及领导人姓名。全校六个中队, 一、二、四、五中队是解放军的班排干部来学习的。三中队是起义的军官学习队, 六中队是部队文工团人员来学习文化艺术的。校长是分区政委王其梅兼任, 是湖南省桃源县人, 教育长王俊是四川老红军 (南下后是 144 团参谋长)。各中队的中队长、指导员都是解放军的营级军政干部担任, 我们一中队长马步云 (通许人) 南下是我们的营长。指导员杨名声, 山东人 (南下后任四川段永县委组织部长)。三中队军官队的队长是谷耀宗, 长葛付桥人 (原保安团副团长), 指导员侯国宾是解放军团政治处组织股长 (南下后任 144 团组织股长)。各中队的分队长由解放军连长担任, 班长由解放军排长担任, 我们一分队长胡连珠, 华野部队连长, 山东人, 二分队长范国斗, 河南人, 28 团连长 (南下时任 144 团六连长, 战斗牺牲。)

第三天即 11 月 3 日正式投入学习。

十一、走上解放江南的革命征途

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央战略部署, 我们五军分区军政干校这期学生在毕业鉴定的基础上, 也在作动员分配到野战部队去参战的准备工作。当时学员每天学唱一支新歌, “野战军好威风, 浩浩荡荡打运动 (运动战) ……打得敌人喊爹娘, 打得敌人喊饶命, ……消灭敌人立大功, 解放全国逞英雄。” 毕业总结鉴定后, 于 2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全校集合开大会, 分区首长作报告。王其梅政委和王发祥司令员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动员报告。王政委主要讲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揭露美蒋在和谈上搞划江而治的阴谋, 和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意义, 并信心百倍地讲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同时也分析了在渡江作战中, 美帝有无参战干预我内战的可能性, 用大量事实依据分析美国出兵干预的可能性不大。但最后又信心百

倍，斩钉截铁地说，美国真要出兵我们也不怕，来了就把它打回去。王司令员主要讲军队改编和我们学员的去处问题，我们豫皖苏军区的部队要编到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部队去，就是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十六军由原中野一纵和我们军区部队组成，原中野一纵的一旅编为四十六师，二旅编为四十七师，我们军区部队编为四十八师。我们分区二十八团（49年2月上旬独立支队已同二十八团合并，故包括独立支队）及干校的学员具体到四十八师哪个团到时听从分配，大家作好思想准备过几天就离校到部队去，祝大家一路平安，听大家在主力部队打胜仗立功的好消息，我们当时听了分区首长的动员报告，大家都十分激动。一是成了真正的解放军野战军主力部队了，二是报效国家和人民，杀敌立功的机会到了，三是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要看看波澜壮阔的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雄姿，和广阔的江南大地了。当晚回中队休息，大家都纷纷写申请书，要求领导批准自己到野战部队去。当晚我是我们一中队第一个先呈递申请书的。第二天开早饭集合时分队长胡传珠当众表扬了我，晚点名时又受到了中队长田文生的表扬。第三天中队长集合全中队宣布被批准南下的名单，各班的老同志基本都批准南下了，我们起义的三名中只有我和张毓华被批准，史长友因身体欠佳未被批准。在宣布名单后中队长讲了些表扬鼓励话后，叫大家思想上作好一切准备。散会后连日作准备工作，一是轻装，清理处理不必要的东西物件。二是作行装准备，如中队部发了背包带，饭包、米袋、鞋袜、毛巾等，自己准备鞋带，缝补烂了的子弹袋、洗衣、补衣等，最后往家写封信，其内容主要是报喜被批准升级和安慰家属放心和听候自己立功的佳音等。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记得是2月25日中队举行了会餐和欢送会，走与留的同志互相送纪念品。中队长讲了惜别勉励的话并说大家先走一步我随后就也走了。临走时，走同留的同志在中队部门口列队互相敬礼握手告别，在欢送的鞭炮声和口号声中告别了难舍难分相处三个多月的干校和同志们。

我们数十人到了二十八团政治处后，经组织股谈话后决定我被分配到六连当文书。中午饭后约二点左右，六连司务处上士田传真同志来团部接我去六连。老田同志是山东人，近30岁，他热情地替我扛起背包，一路上笑着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龄了，并介绍他自己是山东临沂人，也介绍了连队里的情况，一路谈得很热情很投机，走着说着，不觉三四里路走到了六连驻地。到了连部可巧连长是原干校中队二分队长范国斗，文化干事是和我同班学员马克明，我们在干校相处三个月，都是熟人，我不觉生疏孤单了。指导员周友兰是山东人，

副连长徐卫光河南通许人，对我都很热情，给我安排住处，介绍连队情况，我也主动到班排去同干部、战士接触交谈熟悉情况。从此，我作连部文书工作了。四五天后，部队便由鄢陵县南部的马栏镇出发，由扶沟县的练寺经西华、周口、项城、沈丘等县，到安徽省界首东南太和县一带集结待命。这时已是2月底3月初了。3月上旬部队进行整编，我们五军分区的二十八团（独立支队2月已同二十八团合并）同豫皖苏军区六分区（阜阳军分区）的七团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团。原二十八团的人基本编为二、三营，原七团基本编为一营及团直，我们二营六连仍为二营六连。一个团三个营，一个团直共有十五个连，其中每个营三个步枪连、一个机枪连（马克琴重机枪也叫水机关枪），团直有警卫连，通讯连、炮兵连（八二迫击炮及无后座力炮，也叫平射炮）。每个连有三个步枪排，一个六口炮排。每个步枪排有三个班，每班有一挺轻机枪，及十余支步枪。从编制机构、武器装备及人员数量都显示出一个团的战斗力很强。

部队整编后经过几天的整顿，于3月中旬，由安徽省太和县出发，经河南省固始县的三河尖，南下至安徽省的叶家集（现叫集镇）东段，到六安县又南下舒城、桐城等县以南和安庆以北的新安渡、月形山、高河铺一带，集结作渡江战役的战斗准备工作。

十二、归宿问题

由于党有正确的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和老干部离退休安置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的理论实事求是地对起义人员作了进一步地安排，使起义人员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原郑州保安三团自1948年10月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五分区独立支队，到1949年3月上升野战军主力部队期间，对起义人员是分为两部分安排的，即一部分留河南，一部分南下参战。对留下部分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排以上军官干校毕业后调陈留军分区另有任用，当时张惠民团长已改任一四四团参谋长，南下至阜阳时又调回五分区，后任巩县武装部副部长。二是士兵按对起义人员留去自由的政策，约100多名士兵不愿继续从军的，发给路费回家劳动生产。南下参战部分均是班以下人员，占起义人员的绝大部分，于1949年2月独立支队同分区二十八团合并，同年3月，同豫皖苏军区六分区（安徽阜阳军分区）的七团合并上升野战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原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团。原起义人员大部在二、三营及团直，排以上干部

基本都是原二十八团和七团的，大都是河南通许、杞县、太康、尉氏、洧川、淮阳人，七团的大都是安徽阜阳、太和，界首、临泉等县人。少部分是从野战军和豫皖苏军区调下来的。所以也有山东、河北及个别湖南、四川人。对南下参战部队的归宿问题：经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后，1950—1952年的西南（四川）剿匪战斗前后，根据当时剿匪和建政发展经济建设的需要，部队几经改编和人员的抽调，使部队变化很大。原起义士兵到西南后大部分升任为排以上干部，随着地方建设需要先后转业地方任职并也有升迁，如董村乡人李庄的蔡长法由战士逐级升为连长，转业地方任四川省宜宾市吊黄楼区长、宜宾市工会主席及房产管理公司经理直至离休，和尚桥镇蒋庄的郑云龙由文书逐级升任独立连政委、团组织干事等。转业地方先后任四川公安劳改支队长、省四监狱监狱长直至离休。原一连长薛朝森转业宜宾市任防空部长，原一连副连长马金铎转业宜宾市任公安派出所长，原三连排长张明山转业宜宾市任建筑队长，六连连长杨清岭转业泸州市任百货公司经理，团干部处长李来崇转业宜宾市任地区水利局长等。团后勤处管理员谭金典转业任宜宾专署招待所长。类似此情者在四川各地转业任职的先后100多人。离休后大都在四川各地安家了，安度晚年了。其中大多数在宜宾泸州两市离休安家度晚年。如原一四四团副参谋长陈炳泽，队伍参谋刘超和前边谈到的薛朝森、杨清岭、李来崇、马金铎，和原一连事务长李志公、谭金典等不少人都在当地结婚安家，儿女也在当地工作安家，也有少部分因家属是原籍人，离休后易地安置回原籍安度晚年，如蔡长法、郑云龙等人即如此。也有调动或直接转业复员回原籍安置叶落归根，离休安度晚年的。如原一四四团组织股长王泽民由西藏人力运输团调回许昌任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直至离休安度晚年，前年已病故。原一四四团班长赵修明由西藏人力运输团排长调回长葛任和尚桥公安派出所长、化肥厂人保科长，直至离休安度晚年，去年已病故。李炳灿董村大李庄人在五分区干校毕业后，分配到青岛海军部队，后又由青岛部队转业回长葛先后任粮所所长，麻纺厂厂长及经委副主任等直至离休安度晚年。李喜仓（官亭李良店人）1952年由四川在一四四团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胜利后由部队转业回原籍在官亭乡任职，直至离休安享天伦之乐，据说已病故。郭玉坤和尚桥镇东贾庄人，由西藏人力运输团复员回家，享受民政部门发放的志愿兵生活补贴，在家安享天伦之乐。

另外随部队调动改编的部分人员的归宿问题，如1950年3月，原一四四团四连奉命调四川泸州化学钻研厂作守卫工作，这个连的老人员基本在该厂安家安度晚年了。1951年公安部组织公安军，从一四四团抽调三个连的

人员编入公安二十四团，以后又改编为四川省武警总队绵阳支队。这部分人员也先后转业在绵阳市各部门工作安家和离休度晚年。原西南军区独立三团一连（即一四四团）几经改编，1953年10月后为宜宾军分区独立连，1955年解体。人员分散调拨给宜宾、内江、泸州、绵阳、乐山等地区武警支队，这时战士基本全四川化了，少数北方干部大都就地转业工作安家直至离休。被改编为西藏人力运输团的战士基本尽是四川人。人力运输团完成历史任务解体时，战士就地编入西藏部队。北方的干部大部分都调回四川成都等城市转业地方工作，离休后就是安家度晚年。据我所知，原一四四团通讯参谋张霞光转业成都一印刷厂工作，就地安家离休。保卫干事刘洪仪、宣教干事晏升平、政法干事冯锐、文化干事李心坦（长葛官亭人）都在成都转业地方，就地安家了。青年干事李志度留西藏日喀则汽车运输营任政委，在当地安家了。

留河南未参加南征部分人员，排以上军官当时大部分都调陈留军分区工作。后来在地方上个别领导人“左”的影响下，部分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作了纠正，平了反，落实了政策。有继续工作能力的给予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年老失去工作能力的给予办了离退休手续照发工资，在家安度晚年。原保三团团长张惠民离休后，享受团级待遇，在家安度晚年，1995年去世享年83岁。原大队长张益民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1987年病故。原自卫一中队分队长李清根，离休后在老城北门大街老家安度晚年，1989年去世。原事务长蔡福祥董村大李庄人，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自卫一中队事务长张维新，离休后在和尚桥镇张营老家安度晚年。

对于已故的军官政府给予纠正后，还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家属补发了抚恤金和经济困难补助等。

对于不愿继续从军而自愿回乡生产的原起义士兵，除当时发路费给生产资金还乡劳动生产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指示精神，当时的县委统战部于1984年8月专门邀请了部分起义人员，举行座谈会，座谈、回忆、查证确认了一百七十多名在家劳动生产的原起义人员。政府给他们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以证明其属于起义的解放军的身份，同其他解放军复员退伍军人一样受尊重，不受歧视。使之在家安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对于在战争中为国为人民而光荣英勇牺牲的部分人员，其烈士遗体都葬于牺牲所在地县以上烈士陵园。其英名记于长葛县（市）县志，载人史册。

附：

郑州保安三团起义后大事记

1948年10月14日，郑州保安三团（也称长葛保安团）在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宣布起义。

1948年10月15日，保安三团部队起义后由白沙镇开回长葛县城（老城镇）。

1948年10月18日，在豫皖苏军区五分区所在地鄢陵县城举行欢迎起义仪式。

1948年10月25日，原保安三团，在鄢陵县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五分区独立支队。

1948年11月1日，独立支队班以上干部调离部队到军分区军政干校学习。

1949年2月上旬，独立支队同五分区二十八团合并。

1949年2月上旬，五分区军政干校学员学习结业作毕业鉴定。

1949年2月中旬，干校进行学员参加主力部队野战军的动员工作。学员积极响应号召，纷纷申请到野战军去。

1949年2月25日，毕业学员告别干校到分区二十八团工作。

1949年3月上旬，五分区二十八团在安徽省的太和县，同六分区的七团合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团。

1949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四十八师一四四团集结于安徽省的桐城县以南，安庆市以北的高河铺一带练习划船等作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1949年4月21日零时，十六军四十八师一四四团在安庆西南吉阳镇渡江，成功的突破长江天险，攻入长江南岸国民党九十六军阵地，击溃国民党守军，占领江南岸滩头阵地。

1949年4月21日上午，追击敌军，解放江南岸第一县城东流县城。下午解放至德县城（现合并为东至县）。

1949年4月29日，解放江西省瓷都景德镇（当时叫浮梁县）。

1949年5月2日，围歼国民党九十六军于赣东北的婺源县，解放婺源县城。在此战役中六连连长范国斗同志壮烈牺牲。

1949年5月6日至8日，连克浙赣路重镇衢县、龙游、金华，切断了浙赣线，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组织江南第二防线的梦想。

1949年5月10日解放浙江西南部之江山县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家）。

1949年5月10日至9月5日，四十八师一四四团驻防江山县城休整待命。在此期间7月中旬，一四四团在浙江省的江山、常山同江西省的王山等三县交界的怀玉山剿匪。在剿匪战斗中，一四四团三营机枪连战士，长葛县大绳赵人张玉锋光荣牺牲。

1949年8月1日，在江山县城以师为单位举行建军22周年的阅兵仪式，师长将军旗分别授予团长和营长。8月25日，四十八师政委姜思毅在江山县城全师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毛主席关于驳美国白皮书的报告。

1949年9月5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四四团离江山县城乘火车沿浙赣线西上，开始进军大西南。

1949年9月25日，十六军到达江西省萍乡，四十八师驻湖南边界的湘东镇，一四四团驻刘公庙休息待命，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上午，以师为单位举行阅兵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2日，十六军四十八师一四四团进入湖南省醴陵县驻扎陈家祠堂（国民党军起义的兵团司令陈明仁的老家）休息待命。

1949年10月4日，我军奉命继续西进，并快速急行军至衡阳参加衡（阳）宝（庆，今邵阳）战役，打白崇禧部。

1949年10月8日，衡阳解放，歼灭白军四万余人。白崇禧率残部逃入广西老巢。

1949年10月9日，我军进军邵阳，13日解放邵阳，衡宝战役结束。

1949年10月15日，一四四团在湖南中部的隆回县休整三天。18日继续西进，20日爬越湘西最大的高山雪峰山，到达洞口县。

1949年10月28日，解放湘西重镇会同县城（我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老家）。

1949年11月1日，进入湘黔边界，开始对国民党黔东防线的攻坚战。

1949年11月4日，击溃国民党贵州省绥署主任谷正伦的守军，解放黔东（贵州东部）第一城天柱县城。

1949年11月7日，连克黔东三穗、镇远等县城，11月8日冒雨快速行军，攻占黔东的险隘镇雄关。

1949年11月10—11日，连克施秉、黄平等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白崇禧和谷正伦苦心经营的黔东防线。

1949年11月12日，解放重安江，我军进入贵州腹地，并于11月15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城。

1949年11月18日，强渡乌江上游鸭池河烂坭沟。25日在大定县（即大方县）的瓢儿井歼灭国民党四十九军一部。11月28日解放黔西北重镇毕节城。

1949年12月1日，渡过川黔交界赤水河，第二日进入川南第一个城市叙永县城。5—7日连克沿长江的纳溪、江安、南溪等县城。

1949年12月8日，进入盐都自流井（即自贡市东部分）休息三天。

1949年12月15日夜，在乐山城北，板桥溪镇强渡岷江歼灭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一个营，占领岷江西岸山头阵地，并于第二日（16日）晨插入乐山城西，包围驻绵竹铺国民党第二十七军，其一部被全歼。在此战斗中，一四四团五连班长马连孝同志（长葛后河镇人）壮烈牺牲。于同日下午配合四十七师解放乐山城。

1949年12月18日，解放成都南部的洪雅县城，国民党军三三五师投降。

1949年12月21日，攻占川康公路上要镇新津县城复兴场、百丈等地，切断川康公路，堵住了成都守敌向西康逃跑之路。

1949年12月26日，我第五、第三、第十八兵团对成都守敌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发动总攻击，并于27日解放四川首府成都。

1950年元旦期间，一四四团驻四川成都南之洪雅县过新年，庆祝解放成都的胜利。同时清理审查和处理俘虏，补充整顿部队。

1950年1月5日，一四四团由洪雅出发经乐山、五通桥、自流井，至川南泸州。四十八师组建泸州军分区经营泸州。

1950年1月15日，一四四团开赴泸州地区叙永、古蔺、古宋等南3县经营建设南3县。

1950年2月至1950年10月，一四四团先后分别在川南叙永、古蔺、古宋、纳溪、江安、南溪、富顺、隆昌、泸县等县进行剿匪战斗。1950年2月下旬五连指导员盛恩堂同一个排的战士在叙蓬溪剿匪中壮烈牺牲。1950年8月，全团连以上干部集中叙永县整风。

1951年3月，一四四团完成了泸州军分区南3县的剿匪及经营建设任务，调川南宜宾军分区接十军二十八师防地，在宜宾与云南交界地区清剿散

匪。

1951年4月，一四四团抽调三个连的兵力编入公安军二十四团。

1951年6月—9月，一四四团集结宜宾地区长宁县双河镇（长宁县老城）进行休整和开展抗美援朝教育，动员部分干部战士入朝参战。

1951年10月，十六军入朝参战，一四四团集结于川南隆昌县云顶山云顶镇休整待命，作入朝准备工作。后十六军率四十六、四十七两师入朝，四十八师留泸州军分区，一四四团未入朝。

1952年1月，川南军区召开连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党代会，动员部队开展三反运动及整编工作。

1952年5月，部队三反运动结束，一四四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独立第三团。调驻宜宾地区柏树溪。

（四十八师部组建泸州军分区，下属一四二、一四三、一四四三个团编为西南军区独立第一、二、三团，独一团驻泸州地区，独二团驻乐山地区，独三团驻宜宾地区）。

1953年5月，四川军区抽调独三团一连为四川军区后勤部汶川支前办事处监护连。参加黑水剿匪战役。

1953年6月，西南军区独立第三团，奉命改编为西藏军区人力运输团，负责由四川等内地向西藏押运军用及生活物资。

1953年10月，四川军区后勤部汶川支前办事处监护连调回宜宾军分区为分区独立公安连。

1955年，宜宾军分区独立公安连解散。

60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期中，西藏军区人力运输团完成了历史使命即行解体。

（作者郑云龙：见《长葛沦陷时期见闻》注。）

辛庄坡元宵节惨案

温秀莲 口述/樊国增 整理

一九四七年腊月十七日（1948年1月27日）解放军打过来，到辛庄坡。本村的朱金兰、朱海潮一看中央军退了，怕家业和性命难保，祈求村里几个穷人温金坡、王春芳、蔡水昌出面去应酬。温等了解放军，问：让朱金兰、朱海潮等大户出多少粮草？解放军说，这次解放军解放了辛庄坡，要斗地主，分田地，让穷人当家做主，过好日子。说话不及，解放军领着穷人攻进朱金兰、朱海潮家里，把粮食和衣物抬出来，都分给了穷人。

谁知没停几天，解放军又开走了。留下一位解放军住在朱松箱家里。一天夜里，朱金兰、朱海潮让朱可义提着酒去朱松箱家里，先把那位解放军灌醉，此后闯进去几个人，把解放军同志的嘴塞住，拉到村外河坡的苇棵里杀害了。

朱金兰、朱海潮的家业被分了，说是怨温金坡、王春芳和蔡水昌几个人。到了农历正月十六夜里，朱金兰、朱海潮设下圈套，说是要请应酬解放军的那几个人，把温金坡、蔡水昌都骗到王春芳家里。到场的还有高忠义和朱金领二人。当晚下着大雪，天很冷。俺爹温金坡一身一口，喝了汤刷了锅，过去得最晚。他端着水烟袋，进王春芳家坐在煤火台上，没见摆酒席，也没见摆大烟灯，刚吸了一袋烟，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说：“下着雪，朱家坟里怎么会有灯呢？都快出来看看吧。”屋里人刚站起来，几个生人便堵住了屋门，不由分说，把温金坡、王春芳和蔡水昌绑了起来，拉住推着往外走。把高忠义、朱金领和王春芳的妻子反锁进了屋里。不一会儿，便听见了枪声。屋里人知道出了人命，弄开门跑出去一看，在王春芳家宅子南边，百步之外的大桑树下的雪地里躺着温金坡和蔡水昌。高忠义当场就吓傻了，没到麦天便死了。

大家找了半夜找不着王春芳。谁知打王春芳那一枪没打住正地方，子弹从眼边穿出去，人没死。他在雪地里爬到王义振家里的竹竿园里，跳到红薯窑里藏起来了。听到哼声，才下去人把他拉上来。他妻子扶着他，连夜逃往石固岳父家里。

朱金兰、朱海潮得知王春芳没死外逃，派黑枪手四处搜捕。王春芳在岳

父家住不住，和妻子又躲到营张外甥家里。黑枪手追到营张，没抓住王春芳，却把他外甥吊起来拷问。后来，得知王春芳夫妇又躲在孟排一家亲戚家里，黑枪手便又撵到孟排。二月九日，黑枪手在孟排村把王春芳夫妇抓住。强迫跟着他走。行至孟排南地大路上，王春芳的妻子见黑枪手掏枪，冲上去抱住他的腰，高喊：“恋（王春芳女儿之名），快跑！”王春芳没跑几步，黑枪手甩开王春芳的妻子，开枪打死了王春芳。黑枪手回身又朝王春芳妻子开了一枪，便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大路上走来一位拾粪人。王春芳的妻子肚子上中了子弹，躺在血泊里呻吟，见有人来，便挣扎着坐起来，掏出衣兜里仅有的十块钱，又抹下银镯子，摘下耳环，一并递给拾粪人，说：“这位好心大哥，请您到辛庄坡给俺哥王春和侄儿王水生捎个信儿，让家里来人收尸。”拾粪人接过钱物，脸一变挥起粪锨，把王春芳的妻子活活铲死，连下巴骨都砍掉了。拾粪人把两具尸体拉到路边土沟里，埋了几锨土便跑了。原来这拾粪人也是朱金兰、朱海潮觅的黑枪手，怕王春芳这回再复活逃走，便扮成拾粪人打探实情。

朱顺是朱金兰的亲叔，家里穷，分了朱金兰的米，夜里没送回去。朱金兰怀恨在心，觅黑枪手追杀朱顺。朱顺躲到岗杨朋友家里，黑枪手打听出来，把他绑架到西杨北地，打死在桥头附近。

白色恐怖笼罩了辛庄坡，一时人心慌慌，路断人稀。直到二月十二日，王春才把弟弟王春芳和弟媳的尸首运回辛庄坡安葬。

到了六月，解放军又打了回来，查清此案，在辛庄坡为遇害者召开了追悼大会。大会台上，为死难者雕立了木龙牌，让刽子手朱海潮及其帮凶王丙全、赵天锡等人披麻带孝哭爹，头顶龙牌送至坟前安葬。当日午时，镇压了朱海潮。朱金兰外逃，不久，也被人民政府捕获镇压。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整理者樊国增：和尚桥镇樊楼村人，文学爱好者）

抗美援朝长葛第一批志愿参军的经过

黄 炎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长葛县刚土改结束，干群正齐心闹生产，盼望着过安宁富裕生活时，谁也没料到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霎时议论纷纷：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美帝侵朝，意在中国。在战火燃烧的气氛中，我作为一名中华热血青年男儿，于1951年元月响应党的号召，决然自愿报名参军。这在长葛历史上是第一次掀起的广泛深入的、隆重光荣的参军运动。四十多年来一提起这件事，我就非常激动，幕幕如在眼前。

两次扩干会

1951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我们曹庄乡的乡长郭明军、乡农会主席田春和我共三人去参加县的扩干会。我们按时到会，会上由县委书记马云生作了形势报告，县长张宝山也讲了话。他们讲的中心议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主要内容有：美帝侵朝意在灭亡新中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不忘旧（社会）的苦和恨，保卫胜利果实；美帝是只纸老虎，要当活虎打；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国等。大会后，以区为单位讨论控诉了蒋匪、日寇、美帝的罪行。在小会讨论的基础上，选择典型召开大会发言。大会上发言的人很多，内容生动，举例感人，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我还清楚记得长葛县中学学生代表朱广礼（原是我中学时下班同学）在大会上发了言。在这次会上我写了血书要报名参军，决心奔赴朝鲜战场打击美帝侵略者。

不几天，我同乡里干部六人到席寺区参加扩干会。天下着大雪，区委书记崔国安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报告。天气虽冷，我的血已沸腾，仿照县扩干会的情形，不时振臂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等。讨论中，我首先表态：坚决报名参军，打击美帝侵略者，又一次写了血书。

广泛发动 带头参军

区扩干会后，按照县、区布署，我们曹庄乡所辖的曹庄、高庙郭、马庄、田庄、孟庄、枣园刘等村的干部和有关人员也召开了会议，传达两会精神，布置了广泛发动群众的具体工作。接着召开了全乡团员、基干民兵和青年大会，由团支部书记郭长健主持，郭明军、田春作动员报告，要求基干民兵和新青团员（当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响应党的号召，做好抗美援朝的动参工作，民兵和男团员要踊跃报名参军。我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并表态，坚决报名参军。

然后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发动。郭明军和我共四人分包曹庄、高庙郭两村。我们通过大会、小会、对象会、家属会、宣讲会、座谈会、个别谈心等多种形式，反复进行发动，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青年报名者达到二三十人。我在县上学会的《抗美援朝战歌》，在每次会上教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四十多年了，现在再唱这首战歌，仍感到是多么亲切动人啊！由于我在每次会议上发言表态要报名参军，不少青年就当面问我：“姓黄的你是真报名还是假报名？”“你说你要母送子，妻送郎，弟弟送哥到前方（这是上级要求）能做到吗？”我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又加上一句：“不叫别的干部做我的家属工作。”有的人还不相信地说：“等着瞧吧！你真去参军，我们也去。”

参军 入党

一天，我到乡里开会，见崔国安书记正与郭明军、田春谈工作，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出来了。之后，郭明军告诉我如下情况：崔书记问黄炎不去当兵中不中？答不中，理由是很多青年和他对比。黄又反问他为什么不叫黄炎去，崔说区里想要他。最后郭明军又问我：“你是当兵还是往区里？”我说：“坚决去当兵。”郭说：“好，我们就是这样决定的。”他又说：“区委同意你入党了（我曾多次要求过）。”我高兴地蹦了起来说：“早就盼望这一天了！”1951年元月12日乡里召开了党支部大会，郭明军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家中风波

我和爱人顾秀珍结婚是在1949年3月21日，虽然家长包办，但我们的关系尚好。平常我在农会当文书，又是团支部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还是基干民兵，经常开会、工作，她都支持从不过问。这次动参开始，爱人一直在娘家居住，我也没时间找她商议当兵的事。在新兵去县集中的前一天中午，我回到家中就听见屋里有哭声和说话声，一听是一家人在议论我当兵的事。母亲说：“这些天，几次见不少人在一起小声说话，我一到跟前都不吭声了。难道俺孩真是报名参军了？”我想，到时候了，便赶快到屋说：“真的！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爱人说：“我也是干部，你当兵我也不会拉你的后腿，可也该告诉我一声呀！”我说：“你不在家，现在说也不迟嘛！”接着哇的一声，她们都哭起来。妹妹（十二岁）弟弟（五岁）拉住我的双手也哭着说：“哥！不叫你去当兵。”祖母说：“常言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咋要强去当兵呢？”爱人说：“我是你的一口人不是？为啥不说一声就走呢？”母亲说：“你爹已经当兵走了，你为啥还要去当兵？”这个一言，那个一语，我很难找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回答她们。而她们越哭越痛，哭着问着，嚷成一团，无法开交，我脑子一转，假装生气地把脚一跺说：“我坚决去当兵，谁也拦不住。再哭，我现在就走，一辈子也不回来，信也不写。您都哭吧！”我假装拿东西要走的样子。嘿！这一下还真有效，都不哭了。母亲擦了眼泪说：“你一走，咱家中十七亩地叫谁种？家里人都吃啥？”都顺和着说：“是呀！家里人老的老，小的小，就你家里（指我爱人）一个年轻人，今后咋过呀！”都等我来回答。我平静下来，说了一番道理后又说：“政府有规定，家中劳力少，地由干部组织代耕。咱乡里已经商量过，留五亩地叫咱自己种，其余十二亩地由干部负责组织代耕。再有别的什么困难，干部还会帮助解决。”这一下谁也不吭一声了。我又提出要求：明天新兵就要到县上集中，祖母年纪大啦，在家看门，别的都送我到县上去。都说：“叫送也得送，不叫送也得送，都送你到县上。”这我就放心了。我向祖母、母亲磕了一个头，安排了我走后家中怎么办。

母送子 妻送郎 妹妹弟弟送哥到前方

历经一个月的动参工作，按布署元月十六日新兵到县上去集中。乡政府

召开了欢送大会，新兵和家属都上台就座。会议开始，鸣炮奏乐，为我们四人十字披红，又戴上大红花，领导讲话，各代表人物讲话。我代表新兵讲了话，我最后说：“你们看，今天我实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妹妹弟弟送哥到前方的诺言了吧！”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呼“好！”声。

欢送会开得很短，但隆重又活跃，我们很受感动。会后，我们新兵两人骑马，两人坐轿，我年龄最小，个头最低，照顾我坐了轿。前边敲锣打鼓，唢呐伴奏，鞭炮响彻天空，秧歌队开路，我们四个新兵前边走，家属、干部分乘几辆大马车，浩浩荡荡出发了。我们路过的村庄、街道都有迎送的人群。鞭炮声、口号声不绝于耳。我们到达县城的衙后街集中地时，县区领导已经在那里等候，和人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这一送一迎，隆重、光荣、热烈的场合使我终生难忘，真正感到一名志愿军战士的责任重大。

起到党员作用

在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支书郭明军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咱乡的一名干部，现在又入了党，这次动参表现很好，咱乡定的四名新兵中你年龄最小，但你是共产党员了，今后在工作中不仅要带头，还要保证完成任务，为咱曹庄乡争光啊！”这段话是党对我的要求，也是乡亲的要求。四十多年了，我一直铭记在心，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我同侯连江（马庄人，年龄最大）、徐有臣（我俩同是高庙郭人）、李新常（曹庄村人）四人到县上后商量合照一张像，洗几张分给家人、乡政府，每人也留一张作个留念（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他们都同意。路途中我问他们：“怎么样？现在啥想法？”都说：“真光荣，够派头。”我说：“乡亲们这样高看我们，咱要为曹庄乡争光啊！”都表示同意。我又问：“家里老人都同意咱当兵吗（他们三人没有结婚）？”“家里人都舍不得叫出来。现在出来了就要干到底。”我想就是这个道理，我也是这样想。以后，我们常在一起谈心，直到在部队调动分开。

体检复查

我们照完像回到住地，郭明军焦急地找我们说：“跑那儿去啦？”答：“照个像。”他笑了说：“好！可要给乡里一张呀。”“你放心吧。”他交给我几张登记表，说马上要交到县里，我一看是新兵登记表，高兴地说：“咱一

填表就是志愿军啦!”郭说:“还没穿上军装就高兴得不得了啦!”我说:“你比我们还高兴吧!”他也笑了。我们正在填写登记表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跟前一位解放军。他说:“小鬼!(当时军队中对小兵的惯称)哪是你的登记表?”我便将已填好的表给他,他边看边点头。“啊!还是父子兵呢!他(指我父亲)在哪个部队?干什么?”我顺口说:“跟刘邓大军,当藏文翻译”。他又说了一声:“都是文化人呀!你站起来,够十八岁吗?”我没吭声,他们都说:“十八岁,属鸡的。”他又笑着说:“你们填表吧!”我问他表上填写的对不对,他说:“完全正确。”

第二天进行体检复查,我看那个安排是全面体检。我想,我身体没问题,怎么检法都不怕。又一想,那位解放军说我不够十八岁,可能是我的个头低了吧?嗯!要注意,在测体高时我立着脚,叫我把脚放平时我弯下腰,如此反复两三次,“合格了!”随着这声喊看去,还是那位解放军。我做了个鬼脸向他笑了笑,表示谢意。他说:“小调皮鬼!”

从军离乡

元月十七日,郭明军领着我们四人到长葛县初级中学(现长葛第三高中)的操场集合。操场南边是城墙,我们就靠城墙边面北排成长队,围观的人群一律站到操场北边。有几位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指挥着点名排队。十三人一个班,我乡四人都编在一个班。四班为一个排,四排为一个连,四个连为一个营。连排长由解放军担任。点完名排好队,我看着长长的队伍约摸着足有一个营。军、地领导到场了,他们分别讲了话,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解放军的人了。对今后我们该怎么办提出了具体要求。然后有一位军人领着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在他准备教唱第二遍时,我们不少同志喊着:“我们都是民兵,早就会唱这首歌了!”他说:“好!咱们一齐唱。”他打着拍子唱起来。不一会,拉来了军被,每人分发一条,从此以班为单位活动。以班为单位回到住地,老兵帮我们学打背包。边打边说、边笑,互相询问,非常高兴。

1951年元月18日,这是我又一个难忘的日子。天鱼肚白我们就开饭了。很快又集中到县中操场,排长站在各排前头,又来了两位带手枪的军人,排长向他俩敬了礼,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咱们连的两位首长。”同志们鼓起掌来。两位连首长简明讲了行军途中要注意的事项后,就站到我们连的最前头,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很荣幸，我们是一连一排一班，军、地领导一同到了会场，他们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后，县委马书记宣布：“鸣炮奏乐！欢送新战士入伍！”立即鞭炮齐鸣，锣鼓震天，唢呐伴奏，腰鼓队和秧歌队开路，军、地首长前边走，我们后边紧跟，旁边的干部、家属和群众，鼓掌欢送。文化教员领着呼口号，我一边呼口号，一边张望人群，找我们的干部和家属，希望再看他们一眼。看到了，我们双目相对，热泪盈眶，互相挥手告别。真是兴奋、光荣、留恋，百感交集，泪水、挥手交炽在一起，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只有“再见”二字在人群中不时地呼叫着。我们四人行至西关尽头处，欢送队伍分立两旁，军、地领导握手话别，我们在两旁是“人胡同”中一直前进，真乃依依不舍。我不禁喊了一声：“生我养我的长葛！可爱的家乡！尊敬的乡亲！再见！”

真正的军人

我们的部队在一路欢送下，直达许昌西二十来里地的长店村，开始了连队紧张的军训生活。经调整，我们编入许昌军分区暂编四团四营一连。王世全是代团长，营长是张振华，教导员是凌林风，我被调到连部当文书。我当文书的头一天，按照连首长的要求和交待，以连部人员、班排的顺序，很工整地写了点名册，两位连首长各一份，以作晚上点名用。经写点名册我才知道，杜绪顺（就是前面我说的那位解放军）是连政工员，负责全连工作。陈元（刚从禹县选拔的地方干部）是副指导员。约一个月，上级命令杜绪顺连长、指导员一肩挑。第二天，我按要求填写了连队干部战士统计表，分项统计上报营部。由于统计无误上报又早，营连首长都很满意。

大约第四天，我们发了军装和一整套日常用具。穿上军装都高兴地说，我们真正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啦。人们每天操练、学习。我按照连首长的意见，一有空隙就跑到各班以玩耍聊天为名，了解情况向连首长汇报。一天全营集合，营长张振华、教导员凌林风动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他们说，真正的军人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熟练的军事技术，敢于同敌人刺刀见红的精神，保卫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心等等，而它都来自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觉悟。我们以忆苦思甜为主要内容，小会大会相结合，典型引路，人人发言，步步深入，全面提高。直到以班排联名清缨，奔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帝侵略者。我按照连首长的意见写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总结报告送到营部，受到营首长的表扬。

二月下旬，连长领我到营部，说教导员找我谈话，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心中忐忑不安。连长说，营首长问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凌教导员很客气，让坐、倒开水后，温和地问了我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现在想法，我都如实回答了。又问：“你父亲跟刘邓当藏文翻译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一定是杜连长向他汇报的。我向着首长笑了一下说：“我父亲写的信中说他在刘邓部队的随军学校学习藏文，直接领导是张国华，准备解放西藏时当翻译。”他点了一下头。然后他交待连长回连部后，给我写个鉴定材料，叫我明天上午到营部来，和另外三位同志到许昌军分区教导队去学习。我问他学习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教导员笑了一下说：“叫杜连长告诉你吧！”谁知道从此分别后，部队开到东北，进行一段军训后就赴朝参战了。我又经数次调动，与和蔼可亲的营连首长及亲如兄弟的同志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更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至今还在想念着他们。

（作者黄炎：曾任长葛县文教局副局长、市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第十編

史 論

石固遗址的发掘

马普业 靳全周

1972年4月的一天，石固北寨东街村群众李兴隆在麦地里拔草，他到一个大口井里洗手，偶然发现在大口井的井壁上，有一个像鞋底模样的一块石头，还有四个腿，他立即回家拿来了一把粪耙，小心翼翼地把那块石头和一根石棒刨了出来。在他刨的时候，其他群众闻讯也都纷纷赶来观看，在场的人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李兴隆把这块石头抱回家后，晚上在灯光下仔细观看，当时他就认为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是经过用砂石敲打成型，细心加工而成的一种原始工具，而对于它的用途搞不清楚。那根石棒也是经过加工而成的，这两件石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天一早，李兴隆用麻袋包住这两件东西，到县文化馆找到了当时负责文物的刘茂辉同志，当时在场的人谁也说不清楚，这两件石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第三天，李兴隆带着这两件石器，又到许昌地区（现在的许昌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找到了文物科科长冯庆昌同志，冯科长左看右看也搞不清楚。他随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李兴隆同志到省博物馆鉴定一下。

第四天，李兴隆同志抱着最大希望，背上了这两件宝物，坐车来到河南省博物馆（博物院前身）找权威人士辨认。省博物馆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接见了李兴隆同志，他们俩把李兴隆放在办公桌上的两件石器左看右看，半晌没吭一声。有位年轻人说：“专家不在家，你先把这两件东西背走吧！”李兴隆闻听此言，万分失望，什么也没有说，抱住这两件宝贝，走出了省博物馆的大门。

李兴隆回到家以后，他通过冯庆昌科长了解到中央考古所的通讯地址。他就立即把发现经过和器物特征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了照片，寄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央考古所的安志敏教授，中央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站长赵志全研究员，在冯庆昌科长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石固，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考察。初步断定：

石固遗址是新石器时期黄河中下游最大的原始部落群。遗址面积大、文

化层厚、地面遗物随处可见，必须抓紧时间发掘。原准备1976年发掘，由于一些中央领导的相继去世，全国处于悲痛状态，这个发掘计划暂时停了下来。

1978年8月，一个以吕振海为主的3人钻探队来到石固，对遗址进行全面地钻探工作。其目的是全面了解掌握整个遗址的分布、文化层的厚度，生活区、活动区、生产区和墓葬区的具体位置，为以后的发掘提供有效资料。经过一个月的钻探，掌握了遗址大量的可靠资料。1978年9月12日，一个以研究员郭天锁，馆员吕振海、李绍连、丁清贤、王基昌、王胜利等8人的发掘队进驻石固，拉开了发掘石固遗址的序幕。

石固遗址位于长葛市西南12.5公里处，它西距老石固村1公里，东临岗河村0.1公里。遗址西北近伏牛山余脉陟山、紫荆山，东渐豫中平原。遗址位置北纬34.17度，东经113.13度，总面积105,000平方米。

石固遗址从1978年9月12日开始发掘，到1980年11月结束，历时3年，共发掘面积2145平方米。遗址发现裴李岗和仰韶房基7处，灰坑282个（先民用过的灶、灰、碳的遗存），墓葬96座。出土了石、陶、单孔骨笛、蚌、骨针和铜等器物11,800件。其中以裴李岗文化遗存最丰富，典型器物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石镰、石镞等，圆底陶壶、平底壶、三足壶、三足钵、三足鼎、附加堆纹和坑点纹三足钵、剑口钵、折肩壶等；陶环、陶纺轮、石弹丸、陶弹丸、镰齿石链和房基柱礅，烧土墙面等。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战壕，铜箭头，汉墓，宋代窖藏汝瓷碗、铁锅等。

从石固遗址出土的器物，经碳14测定，距今已有约4500~7400年的历史。

1979年3月，在一个5×10的发掘坑内，出土了一件经过人工加工的单孔乐器，当时发掘队长郭天锁和其他两位馆员就断定是一个单孔骨笛，是原始人类发明的一种乐器。这个消息向省考古专家安金槐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安教授乘车来到发掘现场进行了鉴定，确定是一支远古葛天氏时期的一种乐器。在《中国通史》中就载有中国音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骨笛的出土，为古今公认葛天氏是音乐始祖提供了证据。

在现场的我们还进行了试吹，只有一个孔的骨笛，用气大小，所产生的声音不一样，用手捂笛孔面积的多少，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后来，原省考古研究所杨肇清研究员在整理资料时也确认：“单孔骨笛是最原始的乐器，是葛天氏时期发明乐器歌舞的佐证。”

全国知名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广为民间的传说进行

了论证，葛天氏部落，是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最大的原始部落群，它的中心活动位置应该在许昌以北，禹州东北，新郑以南，长葛以西。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研究和论证，但具体位置尚未确定。石固遗址的发掘，出土文物之多，涵盖内容之广，年代之久远，特别是单孔骨笛的出土，让历史考古学家兴奋不已，非常确切地认为，石固遗址周边，就是乐神葛天氏的主要活动范围，而石固就是当时的所谓“都城”。这也为葛天氏故里在长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石固遗址出土的管形骨器

陈嘉祥

河南省长葛市石固遗址下层，包含着新石器时代中期较早阶段的文化遗存，在遗址的发掘中清理了近 70 座墓葬。这些墓葬多数都随葬有生前使用的陶、石、骨、蚌等器物。其中 54 号墓比较特殊，除随葬钵形鼎、罐、钵、石斧、石铲、石镞、砺石、蚌器之外，还随葬两件管形骨器。它们编号是：M54：2；M54：15。是同类型遗址及其他新石器时代中早期墓葬中未曾发现过的。今就该骨器的用途和命名，试作如下探讨。

石固遗址 M54：2 和 M54：15 管形骨器出土时，均在墓主左膝附近，有可能是墓主腰间悬挂之物。

M54：2 管形骨器呈直管状，长 6.8 厘米、横断近圆形，外径 1.2 ~ 1.3 厘米，内径 1.1 ~ 1.2 厘米。一侧壁稍平，腰中镂有扁孔，孔周沿成斜面，孔径 1.1 厘米、宽 0.4 厘米。取材禽类骨，壁薄且硬，曾经烧烤，器表呈黑、红油色，有黑、红斑痕。仔细观察器表，有锯割的小沟及因抚摸而形成的凹窝。

M54：15 管形骨器，出土时是碎片，经整理复原，它与 M54：2 雷同。器长 8 厘米。横断面大，外径 2.1 厘米，内径 1.9 厘米。腰中一侧亦镂有较大的椭圆孔，孔周沿斜茬，孔径 0.9 ~ 1.7 厘米。取材较大的禽骨，壁薄、色白，质较朽。两端粗而微翘。中腰稍细。横断扁圆，可能稍有变形。

关于管状骨器众说纷纭。旧石器时代后期山顶洞人的遗物中，发现有“骨管”又叫“骨坠”。其形较短，器表有短而深的横沟。器侧没有孔，被认为是佩戴之物。欧洲旧石器时中代、后期奥麟耶文化与马格德林文化发现有“管状骨”器，器较长，一侧有孔，被认为是笛或哨，也有人认为是针盒。类似的管形骨器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沙锅屯的洞穴中也曾发现过。

M54 的两件管形骨器，虽然大小曲直略有差异，其用途应是相同。拿 M54：2 管形骨器作实验，用手指堵其两端，吹气入扁孔，供气斜灌其中，可发出音响。因此该管形骨器，可能是一种管乐器或声信号器。

管形骨器被用作乐器的分析：（1）皆取材禽骨，因其内壁气海绵组织，壁薄且光润柔腻，宜于气流旋转共鸣。若使用作束带之柄，当选择一般粗壮

骨材更为适宜；（2）气孔之沿，削成斜茬，宜于吹入骨腔时的气流撕裂震动而发声。若非此种目的，就需镂孔。是镂孔，其边沿亦不须有意识裂成斜茬。因此，石固遗址 M54 所出管形骨器应属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早期成形的管乐器或声信号器。在成形的管乐器发生之前，人们已经利用竹筒、动物角管作为吹奏乐器了。M54 的管形骨器是有意识为专用目的精心制造的管乐器。

石固遗址近 70 座墓葬中。唯独 M54 随葬有两件管形骨器这一点，说明它不是衣著的附属物。以物度人，可知 M54 主人的身份与众不同，生前定有其特殊的关联。若作为氏族的召集人，用以传达信号而随身携带，必属可信。

如果上述讨论，可以成立，那么，管形骨器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原始社会音乐考古方面获得了实物见证，同时对原始氏族的生活认识也增添了新的材料。

葛天氏遗址中的半地穴式建筑

张松桥

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在《前言》中指出：“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历史时期，这里已成为先民聚居的地方……”“在石固遗址除发现裴李岗文化的房基、灰坑和墓葬外，还发现仰韶文化的房基、灰坑和墓葬；龙山文化的灰坑；战国时期的灰坑和灰沟；汉墓和宋代窖穴。上述发现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起，直到近代都有人们在这里生息。”（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第一页）那么，远古葛天氏氏族生息的时代也为考古学界称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初期。这个结论与考古界的称谓是一致的，石固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葛天氏故里在长葛的说法，也将远古葛天氏氏族的房子形式、结构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

石固遗址考古报告中的房基有：

1. 圆形、椭圆形、半地穴式。西南方向有一台阶式门道，房基的平面呈南北长的椭圆形，南北长约 3.81 米，东西宽约 2 米。门道向东北方向伸出，门道从房基居住面伸向室外，筑有三层阶梯。
2. 还有四座，皆地面建筑，仅存房基地面、柱洞及部分墙基。有成排长方形房基和圆形房基两种。长方形排房，一处长约 3.5 米、宽 2.7 米；另一处西壁线长 4.9 米、东壁线长 4.5 米，墙宽 0.35 ~ 0.65 米。
3. 圆形房基：两座仅存柱洞与房基面，柱洞排列有序。一处被汉墓破坏一半。房基面半径 1.5 米，其上有柱洞五个，分布在房基边沿及中部。西边的两柱洞间距为 0.6 米，可能系门道所在，柱洞呈圆形，口径 25 ~ 30 厘米、深 30 ~ 40 厘米。室内地坪系红烧土粒填垫而成，厚 10 ~ 15 厘米。另一处部分虽被汉墓、近代基坑破坏，但尚能看清楚房基是圆形建筑，直径约 5.2 ~ 5.7 米。

葛天氏及其族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多种形式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群体，使中国古代建筑无论在技术上或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世界建筑史上体系最完整，最富有民族特征的建筑之一。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一座旧石器时代的建筑，甚至一处肯

定的临时宿营地。在考古学上所见到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些能真正称得上建筑的房屋遗迹，其中最早的就是半地穴式建筑，“石固遗址”考古发现的这些半地穴式建筑群体就是例证之一。所谓半地穴式建筑，就是先在地面上挖一个圆形或方形浅坑，然后在坑上修建一个窝棚式的房屋。这种建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八九千年就已经出现。半地穴式建筑的出现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黑格尔曾把建筑看作是最早的艺术。不管建筑是不是最早的艺术，然而最早的建筑却是人类最早的创造之一，它也应该是原始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半地穴式建筑上去观察原始艺术，它就被创造的原始艺术。

所以，“石固遗址”考古发现的半地穴式建筑，充分印证它们是葛天氏氏族先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一个伟大创造。

唤醒葛天氏

杨海燕

河南省长葛市西北隅 13 公里处有一座海拔 232 米的山，因满山盛开紫荆花和野葛藤花而得名紫荆山，从长葛市区驱车 30 分钟即可达到。该山在陞山之南，当地人也叫它西山、葛山。紫荆山就像一位沉睡的巨人，自东北至西南方向安详地躺在那里。

站在远处眺望，清晰可见巨人仰卧的睡姿，头枕陞山，脚蹬暖泉湖。依稀可辨巨人头部的面部：凸出的额头，面部深陷的眼睛，眼睛上的眉毛；面部高挺的鼻子；胸部隆起，胸部明显高出腹部和面部。腹部饱满，仿佛巨人的双手搭放在腹部。腹部以下，由高向低，舒缓的斜坡，很像是巨人的腿部。整个紫荆山植被稀少，而山脚下，种植着几处没有连成片的树林。这些树木，连同从紫荆山南面巨人脚下，拐弯向东经过的著名的南水北调工程水渠以外绿油油的麦田，簇拥在巨人的身边。在冬日阳光照射下，在蓝色天空的映衬下，紫荆山显得格外安静。

据当地人说，这位躺在苍穹下，沉睡了大约 8000 年的巨人，是他们的祖先，是发明了八阋乐歌，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葛天氏。而紫荆山下是葛天氏的出生地，紫荆山东边大沟内的悬崖上有葛母洞遗迹，这里也是葛天氏与其母的安葬之地，所以，民间也把紫荆山叫葛天氏陵。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葛天氏故里长葛，人们试图将这位酣睡多年的巨人唤醒，让他尽览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重新演绎他的八阋乐歌。

—

葛天氏，何许人也？

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教人渔牧，神农氏授民耕作，而葛天氏教民自治、用葛织衣、发明乐舞，葛天氏就是与人们所熟知的神农氏、燧人氏等齐名的上古部落首领。让人们一直困惑至今的是：伏羲氏发明捕鱼狩猎、神农氏发明种植五谷、有巢氏发明建造庐舍、燧人氏发明钻

木取火，他们的发明创造都隐含在名号里，只有被后人尊为“乐神”的葛天氏名号，没有“乐”字。

由于葛天氏时期年深日久，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早期，当时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所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传说”时代，而有关的故事，也一直被人们视为“神话”。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葛石固遗址的考古发现牵动了考古界、史学界、文学界、音乐界。石固，这个石梁河之滨的小村庄，用墓葬里出土的一件件器物展示了那个远去的辉煌时代——葛天氏时期，而那支长6.8厘米、管径1.2至1.3厘米、孔长1.1厘米的骨笛，却比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骨笛早了很多年，石固骨笛所吹奏出的历史的声音，不仅为世人带来了史前文明的一缕曙光，还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成为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

乐器是人类早期就拥有的精神财产，喧鼓在先，进而管笛，然后丝弦，并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得到丰富，从狩猎围捕、信号传递、祭天祀神、战斗助威到庆典舞蹈，这些活动都与乐器紧密相连。所以，有人认为，乐器是人类除了直立行走以外最重要的进化标志，乐器史就是人类史。石固遗址骨笛的发现，不仅仅是远古部族在此活动最好的印证，更主要的是，骨笛反映了我们先民的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层面。

大部分学者认为文明是从文字产生开始的，由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言之凿凿地讲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骨笛和一般的打击乐器不同，打击乐器制作容易，但骨笛不同，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音阶的概念，有了演奏旋律的能力。音阶是高度抽象的，自然界中是没有的，是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逐渐培养、逐渐形成、逐渐凝固起来的。著名音乐学家田青认为，从音乐学的角度出发，音乐应该和文字的出现一样，当我们看到河南出土的8000多年前的石固骨笛的时候，应该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甚至可以视为文明的开始。

2012年3月底，记者为求证马普业、靳全州《石固遗址的发掘》一文中，“单孔骨笛是最原始的乐器，是葛天氏时期发明乐器歌舞的佐证”这句话的真伪，同当年参与石固遗址考古发掘的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杨肇清研究员通了电话，他明确指出：“石固遗址挖掘出来的物品证明，葛天氏时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是没有问题的；单孔骨笛比贾湖遗址发现的多孔骨笛所反映的时代要早，也是没有问题的；葛天氏是长葛的，他活动的区域在长葛也是肯定的。”

二

要唤醒葛天氏这位巨人，长葛有着天然的文化产业优势。

长葛不仅是乐舞始祖葛天氏的故里，还是楷书鼻祖钟繇、教化“梁上君子”的德星陈寔、著述《诗品》的文学评论家钟嵘的故乡。这里有千年沧桑“古社柏”、三里有奇“凤凰城”、唐朝古刹“铁佛寺”，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十二连城、战国马陵之战遗址等 70 余处文化遗迹。丰富的人文资源，为长葛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唤醒葛天氏，长葛有着自己的文化坚守。长葛市现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0 处、许昌市市级 13 处、省级 7 处、国家级 1 处，国有馆藏文物 1 万余件，“葛天氏传说”、“莲花灯舞”、“长葛绒制作技艺”、“董村木杆秤制作技艺”等 4 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葛天氏传说”已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丰富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唤醒葛天氏，长葛还有着强劲的经济优势。长葛拥有河南省百户重点企业 4 家，上市企业 3 家，各类工业企业 3, 400 多家，年销售收入近百亿元企业 4 家，超亿元企业 60 家。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排名第 11 位。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拉动了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为长葛的文化产业发展培育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而且，长葛的文化产业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不小的发展成效。该市拥有“一院二团三馆”（电影院、豫剧团、曲艺团、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近几年，又投入资金 1, 600 多万元，整修文化场所 120 个，先后建成了 10 余处文化娱乐休闲场所。乡镇办建有文化站和综合文化活动中心，行政村建有文化大院，基本达到了“三室一校”（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广播宣传室、农民素质学校）的标准，市乡村三级文化网络基本形成。有 6 个乡镇被评为省级“民间艺术之乡”、“先进文化乡镇”、“百强文化站”和“先进文化活动中心”。拥有体育、音乐、印刷、包装、装璜等 40 多家文化企业，产值近 10 亿元，已成为长葛文化产业支柱产业。

三

文化，可以撑起一个城市的脊梁，让他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英姿和气质，是婀娜多姿，还是伟岸挺拔。